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六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繡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繆濂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六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執金吾

附諸衛將軍

歷代沿革秦曰中尉漢武帝改曰執金吾隋煬帝曰  
左右翊衛唐武德中曰左右衛府上將軍各一人大  
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外府  
皆總裁焉龍朔二年改左右衛曰左右執金吾宋朝

六軍諸衛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及左右驍衛上將軍屯衛上將軍監門衛大將軍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將軍竝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按金吾本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爪士

詩小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注云祈父司馬也予六軍之士爪爪牙之士軍士怨於久役

故呼祈父而告之

環尹

左文元年楚穆王立以潘崇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唐  
李貴除金吾大將制曰千牛帶刀宿衛王室環尹之列  
執金為貴

輿馬充路

史云執金吾常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人輿馬導  
從充滿於路漢世祖微時常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騶導盈閭

唐張嘉祐嘉貞弟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嘉祐任左  
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  
居坊曰鳴珂里

耿秉謀略

東漢耿秉字伯初為人威重有謀略拜執金吾上每行  
幸秉常領宿衛

吳俶禮遜

五代吳俶字正儀潤州人章恭皇后之弟為金吾將軍  
循循有禮遜無倨氣矜色見重於朝廷韓熙載潘佑稱  
為中林蘭蕙

陪卿

東漢光武親征隗囂潁川盜起帝還宮謂執金吾寇恂  
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念卿獨能平之耳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也注云恂雖非九卿亦陪卿也故曰從

九卿

副守

初唐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留守

諫給私門

漢哀帝發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按母將複姓隆名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



喜見盛事

唐張萬福拜右金吾將軍時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喜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

執禦非違

隋改執金吾曰候衛所領軍士名飲飛以執禦非違按漢宣帝神爵元年西羌反應募飲飛射士注云周時飲

飛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又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劍赴江刺殺之荆王聞之以執珪後世以為勇力之官疑茲非即飲飛也顏師古注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飲飛

推摘姦伏

唐宗室悔遷執金吾將軍推摘奸伏無留隱吏民畏之

多識舊儀

唐宗室若水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多識舊儀進止可觀

好察細事

唐德宗時金吾衛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

強力嫉惡

唐田仁會麟德中轉右金吾衛將軍強力嫉惡晝夜巡警自京城至衢路越法者無不立發京師貴賤咸憚之

傳符警漏

唐常相除右金吾制曉傳銀燄之符夜警金吾之漏

箠死惡少

唐杜中立歷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  
具騶唱呵衛自謂虛言京兆中立率從吏捕繫立箠死  
之

劾徙妖巫

唐田仁會為右金吾有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  
市里尊之如神仁會劾之徙於邕

上尊下安

唐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隸人犯禁金吾右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內訓外察

徐集熊羅宣力輦轂無塵內訓却非之士外察何留之  
禁

領兵咸陽

唐張獻甫累遷至左金吾李懷光叛吐蕃寇邊獻甫領  
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

見上靈武

唐李嗣業為執金吾安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  
在謁見上謂曰今日得卿勝數十萬衆事之濟否實在  
卿也

入直殿中

已下諸衛將軍

晉羊祜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

聽事堂北

隋高頰拜右衛大將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請伐之上特不令剪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領八鎮

唐百官志左右神策軍掌領衛兵及內外八鎮

列八屯

白集鄭何除衛將軍制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所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

解帶投地

隋皇甫無逸轉右武衛將軍見王世克篡立遂棄母妻斬關自歸騎追及之無逸解金帶投於地

佩刀備身

唐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二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



知此官貴乎按後魏有官名千牛衛備身本掌乘輿御  
刀蓋取庖丁為惠文君解數十牛而刃若新發於硯之  
義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

聲稱繼景先

梁書臧質遷中領軍為人敏贍有風力職事甚理天監  
中吳平之後蕭景先嘗居此職甚著聲稱至是質復繼  
之

清謹比日磬

唐阿史那忠蘇尼失子也性清謹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時比之金日磾

不畏疆禦

晉中興書陶回拜領軍將軍回性方剛不畏疆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供事為司徒王導所悅回嘗慷慨論景非正人不宜與狎會熒惑守南斗回謂導曰公以明德輔弼人主當親正遠邪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久張爪牙

白集李演除左衛上將軍制王者法鈎陳設環列非勲  
勤之將信近之臣則何以久張爪牙轉置肘腋又班固  
傳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注云周環也鈎陳紫  
宮外星名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

習知制度

唐龐玉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高祖顧諸將多不閑儀  
檢故授玉領軍武衛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矚

遣彈琵琶

唐高祖即位拜柴紹為左翼衛大將軍累從征討轉右  
驍衛大將軍吐谷渾黨項寇邊每據高射紹軍紹安坐  
不動遣人彈琵琶

親歷二百戰

唐秦叔寶拜左衛大將軍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  
間親歷二百戰出血數百斛安得不病

宿衛三十年

唐薛平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

忠勇之譽

唐高祖以李粲為右監門衛大將軍粲以年老辭上曰  
卿忠勇之譽聞於隋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監門之職  
特借公處分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粲自非入殿庭皆  
詔乘蜀馬論者榮之

腹心之任

唐元微之行于李友右羽林制天子六軍必有材官飲

飛超乘挽強之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  
衆寡均二廣之逸勞皆將軍之力也是以李大亮上直  
禁中而文皇安寢則腹心爪牙之任斯不細矣注云羽  
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又云天有羽  
林大將軍之星因以名官

拒門不開

唐段志玄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葬志玄勒兵衛  
章武門太宗夜遣中官至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

示詔志玄曰夜不能辨真偽比旦帝嘆曰真將軍也

脫巾固諫

唐執失思方為左領軍太宗將逐兇後苑思力脫巾跪而固諫乃止

犯法無縱

唐屈突通為右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

臨難不屈

唐劉弘基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總管軍  
皆沒惟弘基一軍能戮力矢盡被擒帝以弘基臨難不  
屈優護其家

典飛騎

唐姜確字行本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  
宮宿仗內每上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

飛騎



訓材官

白集行王士則制統良家之騎士訓期門之材官

護建章宮

白集王輔元授左羽林衛將軍制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衛而移鎮者謂之美遷掌勾陳而護建章借巡警而嚴武衛

對延英殿

唐李景略為羽林衛將軍德宗召對延英殿論奏術術

有大臣風采

性資謹畏

職林張延師為左衛大將軍性資謹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嘗有過

敷奏詳辯

唐姜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為左鷹揚衛將軍與尚書更為

唐韋湊為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

尚書更為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  
南尹

自方鎮罷歸

宋隆興間孝宗討論唐太宗環衛制度湯思退曰環衛  
官唐時有職事本朝無職事祖宗舊制自方鎮罷皆歸  
環衛故也

處右處左

白帖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

判出判入

孔帖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凡以物貨器用入宮者左監門將軍判入右監門將軍判出月一易其籍天子行幸則率屬於門監守

厯官

厯代沿革少昊氏以鳥名官有鳳鳥氏為厯正高陽氏命南正重司天堯有羲和之官三代各有太史周又有馮相保章氏秦有太史令胡毋氏漢有司馬談

父子相繼為此官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兼成周太史馮相保章三職唐有太史局又改渾天局太史監司天臺宋改司天監有大監小監元改太史局有令有判掌占天文及風雲氣候災祥之事日其所占以聞歲一頒歷則造進御覽祭祀冠婚喪葬則擇所用日

欽天

虞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底日

左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者居卿以底日禮也注云天子掌歷者位尊體重故不在六卿之數而從卿之位故曰居卿底平也謂平歷數也

齊七政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叙三辰

晉書高陽氏命南正重叙三辰唐虞則羲和夏則昆吾  
殷則巫咸周則史佚魯梓慎宋子韋齊甘德鄭裨竈魏  
石申唯巫咸甘石之說為後代所宗

頒告朔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  
於邦國注云中氣匝為歲朔氣匝為年

作渾儀

東漢張衡為太史官作渾天儀以漏水轉於室內與天

時應若符合又宋太平興國四年司天監生張思訓本  
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  
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  
渾儀丞

分八節

漢律歷志炎帝分八節以治農功軒帝紀三綱而闡書  
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  
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象象述



而著焉謂之調歷

探五行

漢律歷志探五行之精占斗魁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  
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

無失經紀

禮月令孟春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宿離不忒無  
失經紀注云歷推測也候占候也宿二十八宿離猶歷  
也七曜為經二十八宿為紀

惟知占候

史通自古太史之職惟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氣數司馬遷既沒續史記者褚先生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者惟知占候而已又按唐子西辨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者流然書趙盾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時學

者多知天文而卜興廢者亦不純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分而為二孔明之時尚未分也然觀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官妄矣

和人道

西漢律歷志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

考天時

晉律歷志後秦姚興曰治歷之法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

太初歷

漢武帝太初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倪寬議宜用夏正乃詔造漢

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景初歷

晉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楊偉作景初歷帝遂改正朔以  
建丑為正改其年三月為立夏孟仲季雖與夏正不同  
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為正至晉武帝泰  
始元年改名泰始歷

四分歷

漢武帝太初元年作太初歷施行百餘年考其行度日

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光武建武八年朱浮言歷不正  
宜更改至章帝元和元年上命官綜校四分歷施行之  
三統歷

漢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作五紀論子歆作三統歷及  
譜

乾象歷

晉律歷志漢靈帝時劉洪考史書自古迄今歷法始悟  
四分歷於天踈濶斗分太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

百四十五為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五度  
名曰乾象歷

皇極歷

隋志開皇二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以歷付皇太子  
遣更精詳日長之候太子召歷算咸集劉焯以太子新  
立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歷

麟德歷

唐高宗麟德中李淳風以戊寅歷推步浸踈乃增損劉

焯皇極歷更撰麟德歷行之

大衍歷

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僧一行作新歷名開元大衍歷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不遠而未密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黃初歷

晉志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詳議歷數當有改革韓翊



以為乾象歷減斗分太過其後陳羣以為朔所建猶恐未審乃以乾象歷互相錯校更撰歷曰黃初

### 至德歷

唐肅宗時山人韓穎上言大衍歷或誤帝以穎直司天臺又損益其術更名至德歷寶應元年六月日蝕三之一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詔復用麟德歷

### 宣明歷

唐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歷名曰觀象至穆宗改撰

名曰宣明曆

崇元曆

唐昭宗時宣明曆數漸差詔邊岡胡秀林等改作新曆  
賜名崇元

千歲曆

唐王勃精於推步曆算嘗作千歲曆

五紀曆

唐代宗廣德二年五月初行五紀曆

候星辰

東漢太史下別有靈臺丞掌候日月星辰魏太史有靈臺丞主候望郎隋有天文博士唐初因之長安二年改為靈臺郎乾道元年改五官之名

增甲子

宋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謚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臺苗守信等議以為原無所依據不可行上曰支干旺相雖止於六十

年倘两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一百二十甲子為限

冠應五緯

唐志五官正冠加一珠星以應五緯衣從其方色元日冬至朔望朝會及大禮各奏方事而服以朝見按五官謂春夏中秋冬官也

職配五方

續通典唐乾元二年知司天臺韓穎奏創置五官職配

五方上稽五緯

山堂肆考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六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宦官

歷代沿革周禮閤人寺人內豎皆其職也春秋時齊有豎刁晉有寺人披秦有寺人西漢有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東漢有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明帝已後改金璫右貂和熹太后稱制

乃以闔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後魏有大長秋  
北齊有中侍中省隋有內侍省內侍二人內常侍二  
人內侍即舊大長秋內常侍即舊中常侍煬帝改長  
秋監唐復為內侍省龍朔中改省為監光宅中為司  
宮臺宋有內侍省有八內內侍省有內內侍省都知  
有副都知有都都知有八內內侍省押班入內內侍  
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  
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都知遂為內臣之極品官



官謂之內豎者未冠者之名蓋童子出入便捷且使之往來宮掖無嫌也

嫉惡

詩小雅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詩寺人孟子所作孟子即巷伯也巷是宮中道名秦漢所謂永巷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蓋寺人以讒譖被宮刑而為此官也故禮記緇衣篇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殿師

左襄十八年晉師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殆先乎乃代之殿按夙沙衛齊靈公閹人殖綽郭最皆靈公勇士

歸誠取信

漢元帝時宦官石顯威權日盛恐天子一旦納左右言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宮有所徵

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  
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者上大  
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願歸樞機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  
上憐之數勞勉加厚賜

議政弄權

東漢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策勲頒賞衆受少  
辭多帝賢之常與議政宦官弄權自此始

佞慧有寵

蜀漢宦官黃皓以便辟佞慧有寵然畏尚書令董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

貪殘無道

東漢小黃門張讓弟朔貪殘無道畏司隸校尉李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破柱取付雒陽獄受辭畢殺之

結納貢禹

漢宦官石顯聞衆洶洶言已殺蕭望之恐為天下學士  
譏訕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  
歷位九卿禮事之甚謹人始不疑顯妬譖望之矣

踏蹴陳蕃

宦官王甫使劔士收陳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踏蹴  
蕃曰老死魅尚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即日殺  
之

良賀退厚

東漢順帝時宦官競賣勢自雄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故對曰臣生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呂強清忠

東漢中常侍呂強成臯人清忠奉公靈帝以衆例封都鄉侯固辭不受且備言封宦寺之非

飛章陷蔡邕

議郎蔡邕對言不宜聽小吏雕琢大臣帝覽奏嘆息宦者曹節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邕大不敬當棄市呂強愍邕力為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求貨陷甫規

東漢皇甫規擊降諸羌徵還拜議郎論功行賞宦官徐璜左悺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貨賂群羌之事

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

愍懃傅燮

東漢靈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  
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  
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愍懃於燮曰  
南容少答我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  
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禁錮胡騰



宦官曹節王甫等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蕃友朱震  
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  
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  
以為已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為館驛使

唐舊制御史二人知驛憲宗元和十二年以宦者為館  
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  
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當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

在大上不聽

為宮市使

唐德宗以宦者為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官稱宮市取之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後食今不取直而歸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之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玉匣葬父

東漢桓帝時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置棺中冀  
州刺史朱穆下郡案驗剖棺出之帝大怒徵穆下廷尉  
輸作左校

銀搨數君

唐昭宗光化中崔胤與上謀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引  
兵突入宣化門扶上過少陽殿以銀搨畫地數上罪數  
十乃鎖門鎔鐵錮之穴墻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即皇  
帝位

辜權財物

東漢靈帝時宦官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

競起第宅

東漢桓帝時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華侈相高兄弟親戚幸州臨郡辜校百姓與盜無異初封唐衡單超徐璜左悺貝瑗為五侯以誅梁冀功也至是單超卒故云四侯

決省章奏

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

公求賂遺

唐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  
為輕已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德宗素  
知其弊遣中使邵光綸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  
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綸而流之

竊持國柄

東漢太學劉陶上書言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

擅取庫物

唐明宗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  
皆憚之直以宮中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  
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列戟

初唐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惟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開元天寶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

### 領兵

唐憲宗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  
詔制削其官爵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  
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以中使為監軍已非  
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  
乎

請階蔭子

唐文宗時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教黨蠱君

唐武宗外雖寵仇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



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不與交言

唐開元中姚崇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

耻與識面

唐懿宗時士大夫深嫉宦官事有小相涉衆共棄之建

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而謗議誼然遂沉廢終身

陵辱元稹

唐憲宗元和中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為江陵士曹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

諠訴崔胤

唐昭宗天復中悉以軍國事委鹽鐵使崔胤宦官側目  
胤欲盡除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內之宮中陰令伺  
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  
韓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  
解胤鹽鐵使

詬訾寶臣

唐代宗時李寶臣討田承嗣有功上遣宦官馬承倩齎

詔勞之寶臣遺以百緡承倩詔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  
寶臣曰公新立功豈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召歸京師一  
匹夫力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誣奏南仲

唐德宗時義成監軍宦者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  
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遣小吏程務盈誣奏南仲罪  
南仲牙將曹文治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  
南仲之寃遂自殺

權出人主右

唐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權出人主之右

班與宰相同

史云內侍自古無賜坐者宋徽宗時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每春秋大宴則坐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

所未有也

意在立後

晉王李存勗因魏州僧得傳國璽獻之欲即帝位宦官  
張承業亟詣魏州諫曰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  
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深  
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為一家雖使高祖  
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  
何承業知其不可止乃慟哭歸晉陽邑邑成疾而卒史

氏斷云承業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  
而何望於存勗按存勗本胡人賜姓李後為唐莊宗

義不圖全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夜  
宴急召忠武監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  
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即詣之復光泣  
謂曰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  
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

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與復光將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按朱溫碭山人為黃巢將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黃巢冤句人善射騎喜任俠麓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濮州王仙芝共販私鹽至是仙芝作亂陷濮曹州巢聚眾應之

存亮弭亂

唐穆宗長慶中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曰



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上晝夜毬獵多不在  
宮大事可圖也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  
匿兵於柴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  
斬關而入上狼狽幸右軍左軍中尉馬存亮遣大將康  
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  
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藝全兵  
至與玄明皆擊殺之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遵美避權

唐昭宗宦者嚴遵美歷觀軍容使嘆曰吾昔袴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遂隱青城山司馬公斷曰巷伯之嫉惡寺  
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  
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  
竭忠其間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  
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定策國老

唐昭宗時宦者楊復恭謀反上遣兵討之與姪楊守亮

等舉兵拒命韓建獲之獻於闕下斬於獨柳節度使李  
茂貞獻復恭嘗與守亮書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  
當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即  
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按壽王名傑為皇  
太弟僖宗崩復恭請立為帝即昭宗也

恩府先生

宋徽宗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  
庫出入傳上旨政和間漸得幸因竄名於進士籍中累

遷至河東節度使多蓄書畫邀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密為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

稱為媪相

宋徽宗內侍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旨以故得幸為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內外相倚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媪相

目為閻羅

宋理宗時宦者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華民田引優倡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

交構兩宮

見丞相

謀間三宮

宋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壽皇購良藥一九欲授帝宦者訴於李皇后曰太上合

藥一九欲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奈宗社何后  
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  
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  
壽皇擴光宗第三子李氏所生後為寧宗

閣長

四朝志龍圖天章寶文閣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克掌  
藏祖宗文章及符瑞寶玩之物謂之閣長

門司

四朝志內東門司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克掌宮禁人  
物出入周知其數而譏察之謂之門司

亡漢亡唐

胡傳宋平公信閻寺殺世嫡姪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  
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  
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  
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禍者

聞齊聞宋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時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  
談及公等其策曰閻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閻寺不聞  
於典謨三王閻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  
戾聞於宋而宋危

祖宗成法

宋朝祖宗成法內侍為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二  
正任皆老疾及歷年既多丐祠祿者然後與之高孝兩  
朝其為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餘皆奉祠



祖宗深意

宋元豐中議改官制宦者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及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相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良有深意豈可輕議至政和二年始遂改焉

王府官

歷代沿革唐王府置傅一人從三品掌輔正王過失友一人從五品掌侍遊處規諷道義記室叅軍二人掌表啓書疏

賈誼作賦

漢文帝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少年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踈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誼居長沙為鵬鳥賦以自廣

王式授詩

漢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賀師昌邑以無道廢式坐不輔導繫獄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

復誦之也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  
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得減死

戒子

漢中尉王吉字子陽以嘗諫昌邑得減死髡為城旦吉  
戒其子孫曰毋為王國吏

棄官

漢王駿吉子也遷趙王內史不願為王府屬即棄官去

正身率下

漢武帝善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為江都王相仲舒以禮  
匡正王敬重焉後又相膠西王素聞其賢亦善待之仲  
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所居稱治及去位家居不問  
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

躬儉安貧

東漢吳良東平王蒼辟為西曹又薦其公方廉恪躬儉  
安貧白首一節明帝拜為議郎

邵弘方嚴

漢邵弘字德裕初景帝為琅邪王請為中尉弘素性方  
嚴儀甚宏偉雖私門接對罔敢不欽王嘗遣使者潛至  
邵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邵徐理髮與冠履俯伏盡禮  
然後讀之王與使者羣立瞻聽嘆曰古人稱不愧屋漏  
其邵中尉乎

轅固廉直

漢轅固齊人也治詩景帝時以廉直拜清河王傅

以尚書領

晉阮孚以吏部尚書領東郡王師

以祭酒遷

晉劉實以祭酒遷為廣陵王師

不治產業

吳志是儀字子羽為魯王霸傅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纔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吳儀家權曰儀儉必非也問之果他家

惟務披閱

梁陶弘景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務惟以披閱為務

南方秀望

晉顧榮字彥先時在洛陽以南方秀望補吳王中令

西邸文學

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沈約蕭琛王融謝朓陸倕范雲任昉等與游號為得人

不取貴遊

齊衡陽王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雖有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今選師傅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

無問容貌

梁徐摛字士秀高祖謂周捨曰我欲求一文學俱長兼有行者令與晉安王緯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才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無問



其容貌乃以摛為侍讀

淮南八公

漢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述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霍府二賢

唐郎餘令鄭州人擢進士第授霍王府參軍從父知年

亦王友元範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為  
林也

孤之穆生

隋楊注字元度嘗為周冀王侍講王甚重之每曰楊侍  
講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吾之相如

唐盧照鄰字杲之調鄧王府典籤王曰此吾之相如也

豈遊外府

王勵美風儀博書史仕梁為河東王功曹王出鎮勵將  
隨之藩張纘時典選見之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  
乎奏為太子洗馬

不觀假山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名僚屬置酒觀之  
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  
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  
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

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為亟命毀之按益王太宗第五子元傑也

不可親踈

唐薛元敬少與從父叔族兄德音齊名武德中為天策府記室與十八學士之選性素謹畏未嘗申款於房玄齡杜如晦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甚見尊憚

唐蘇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

規諫之甚見尊憚

趙宗怨望

南宋謝趙宗鳳子也為黃門郎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趙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為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王晞遨遊

後魏王晞為常山王司馬在并州雖戎馬填委未嘗以

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以談讌為事士人謂之  
方外司馬

味道薦張廌

唐張廌調露初登第為考功員外郎蘇味道稱為天下  
無雙授岐王府參軍

公義引思謙

唐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韋思謙為倉曹參軍謂曰  
公非池中物屈公以重吾府耳

収采人物

唐房玄齡字喬臨番人為秦王府記室出入十年軍符  
府檄駐馬即揮文約理盡初不著藁秦王每克城諸將  
爭取寶貨玄齡獨収采人物致之幕府

叅謀帷幄

唐杜如晦字克明為秦王府兵曹叅軍時府僚多補外  
官如晦亦出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獨如晦  
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即留

之使叅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

為滕王友

唐郝處俊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嘗與高智周等各言所志曰大丈夫惟無任仕必至宰相乃可

為魏王師

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泰師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休源儀表



孔休源為梁晉安王長史帝謂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乃勅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當每事師之

禕之師矩

唐劉禕之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卿家世忠孝吾子賴卿師矩冀蓬在麻中不扶而直也

韋湊識遠

唐韋湊字彥宗入為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曰韋子識遠文優吾恨晚得之

士安行優

宋畢士安字仁叟兼冀王府記室叅軍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上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衆皆以公對帝喜以本官兼知制誥

講說有法

宋鄭穆字閑中時嘉定二王府闕侍講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穆居館下三十年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至可

為勸戒者必反復摘誦二王敬禮焉

行誼無闕

宋熙寧中言者謂諸王宮教授向來率用樸學醇儒近以員多所用之人或異於前者乞下兩制及國子監舉有學行不通政事者充仍限年五十以上庶專於講授有益宗室於是詔曰今後員缺令舍人院及國子監舉樸學醇儒行誼無闕年五十以上者充

對掌機近

唐溫大有字彥將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對掌機  
近

諫止畋獵

唐薛叔字伯褒為天策府記室上書諫止王畋獵王答  
曰覽卿所諫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陳拜起節

宋神宗封淮陽王以韓維為記室叅軍王每事咨訪維  
悉心以對至起拜進退趨揖之容皆陳其節上嘗與論

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人不可有  
功名心上稱善維字持國

作富貴箴

宋孫覺遷昌王府記室叅軍王問終身之戒覺為陳諸  
侯之孝作富貴箴

面叱賈琰

宋竇侑為晉府判官賈琰為推官時諸王宗室宴集琰  
怡聲下氣褒讚捷給侑面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

之甚獨不愧於心耶衆皆失色太宗因重僞之直拜叅知政事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說宗朱熹

宋黃裳字冕仲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追踪古先哲王當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曰母不能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熹

說何如

召對羣玉殿

東都事略邵亢字興宗兼穎王府翊善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

侍宴太清樓

宋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宮院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事則侍宴崇政殿或太清樓

莊重誠信

宋張忠簡公大猷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  
邸讀資治通鑑至論修身治國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  
焉暇日賜札和詩恩意綢繆

雅素清謹

宋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府  
賓客時王將受經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  
時為河北轉運使雅素清謹遵度力學有行縉紳目為



長者即召赴闕並命焉

職在訓導

宋大觀二年定王嘉王二府侍講沈錫奏真宗時以張士遜為王友命王答拜以示賓禮今侍讀之官職在訓導亦王之友傳也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

義兼師友

宋蔡挺兄抗字子直為潁川王伴讀英宗在藩邸時每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遊每見抗衣冠盡禮義

兼師友

十考不遷

宋鄭雍字公肅元豐中為皇弟嘉王府記室叅軍在府  
幾十年不遷而自處淡如士論歸重

三省各選

宋元祐中詔諸宮學教授員闕選所舉學官及可為師  
表可備講讀者補之不足則三省各選京朝官有出身  
年四十以上者充

洪智五孝

孔六帖趙洪智入為陳王師講孝經於百福殿洪智舉  
五孝為王誦之

吳充六箴

宋吳充兼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無誨導之義  
充獨以嚴見憚英宗在藩邸心重之充為宗室六箴以  
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  
仁宗命寫賜皇族英宗書之座右屏

能正經義

宋孫奭字宗古為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特詔賜

紫

不附權臣

宋紹興中趙逵為禮部郎兼普安思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臣真天子門生也

山堂肆考卷六十六